

清末的英语学: 邝其照及其著作

□ [日] 高田时雄 著

□ 孙建军 译

译者按: 原文刊登于《东方学》第 117 辑(2009 年 1 月), 第 1—19 页。高田时雄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国际知名敦煌学专家、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三课程语言学博士及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他负责完成了“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的构建, 主持日本国家科研项目“东亚世界人文情报学研究教育基地”。高田时雄先生多次在法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院校担任客座教授, 长期从事汉语和民族语言史的研究, 其研究成果曾获日本东方学会奖和金田一京助博士纪念奖。他在“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担任干事长一职, 组织过三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著有《敦煌资料的汉语史研究》(日文, 1988 年, 东京创文社)、《中国语史的资料与方法》(日文, 1994 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明清时代音韵学》(日文, 2001 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草创期的敦煌学》(日文, 2002 年, 东京知泉书馆)、《敦煌·民族·语言》(2005 年, 北京中华书局)、《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2006 年, 北京中华书局)、《转型期的敦煌学》(2007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汉字文化三千年》(日文, 2009 年, 京都临川书店)等。

绪 言

当长期以世界文化中心自居的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 被迫进行以对等关系为基础的外交通商时, 最紧缺的就是熟练掌握

英语的人才。清朝政府一直拖到同治元年(1862)才设立京师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同治三年(1864)又设立了广东同文馆,教授英语等外语及各种西学,致力于培养从事洋务工作的外语人才^①。在这种官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后来活跃于外交等国际舞台上。然而,此前中国并不是没有擅长英语的人才,特别是在广东沿海一带,由于在不同的层面上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展了相应的英语学习。与外国人有日常性接触的买办商人以及受雇于外国商馆的雇员们或多或少地会说一种英语,这就是后来被移植到上海地区的“洋泾浜英语”。在广州甚至还出版过不少学习这种英语的小册子。不难想象,在清末中国呈现的英语学习状况大体就是这个水平。或许可以称之为某种程度上的英语学,但如果说是真正的英语学就难免牵强了。时代正在召唤精通纯正而地道的英语人才的出现,需要他们为了让中国人学习准确的英语而尽心尽力地编纂词典及教材。邝其照就是主动承担这个角色,并留下了深深足印的人物。即便把邝其照称作中国英语学的开山鼻祖也不为过。本文旨在概述邝其照的人生经历及其英语学。

一、略传

以往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关注过邝其照,不过近十年来,作为第一位编纂英汉词典的中国人,邝其照逐渐受到关注^②。然而有关邝其照的传记有很多不明之处,目前甚至连其生卒年月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加以佐证。这里根据为数有限的可信材料,梳理一番邝其照的一生。尽管有的材料仍局限于推测的范畴,但大多数材料都有史可依,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有关邝其照的前半生史料,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Bancroft)图书馆,由休伯特·班克罗夫特(Hubert Howe Bancroft, 1832—1918)^③采访邝其照时留

① 有关这些学校的论述,详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私家版),1985年。

② 内田庆市:《有关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载于《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19号,1998年3月,1—17页。该论文随后收录于内田庆市:《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第17期),关西大学出版部第2001年10月,第227—240页。宫田和子:《邝其照〈字典集成〉的谱系》,载于《中国研究月报》,第52卷,第5期(总第603期)(1998年5月号),第30—41页。由此可见,邝其照英语学的研究,最初由日本学者开始,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关注。

③ 班克罗夫特(Bancroft)是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史学家,经营书店和出版业。班克罗夫特收藏(Bancroft Collection)是一部庞大的历史资料集,1905年归属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即以该收藏为基础而形成。

下的记录的可信度最高^①。该记录长达6页,采取由班克罗夫特提问,邝其照回答的形式。采访于1883年1月9日进行,当天邝其照访问了该图书馆。由于是出自本人之口,可以说是了解邝其照此前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邝其照,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广东省新宁县^②,字容阶(蓉阶),乳名全福。民国后,新宁改名为台山,是著名的侨乡。邝其照在香港的官府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曾担任预备学校的校长^③。这里所指的官府学校(Government School)又被叫作“皇家书馆”,是1854年香港官厅为直接管辖教育而设立的。而此前的香港教育主要靠教会来进行^④。1841年香港割让以后,基督教的传教团体相继在香港开设学校,积极从事教育事业。其中,在澳门已经有所成就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于1842年迁至香港,成为香港地区教会学校的先驱。起初该校受到了香港官厅的资助,运营非常顺畅,然而不久以后,因为与官厅的关系不够协调,1850年被迫关闭^⑤。著名的容闳(1828—1912)就是该校学生之一^⑥。邝其照上学的时候,香港的教育中心已经变成官府学校。他的入学年龄和在学期间的情况不得而知,但是无疑他在此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顺便提一下,1857年5月12日,香港官厅任命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为视学官(government inspec-



① BANC MSS P—N 2; Kwong Ki Chiu; “The Chinese in America.” 以下引用时称作“采访(Interview)”。另,邝其照的正确英文拼写为“Kwong Ki Chiu”,邝本人也使用该拼写。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等书按照官话习惯标记为“Kwang Kee Cheu”。

② “I was born in the district of Sun Ning, Canton Province, China in the year 1836” (Interview), “Sun Ning” 应该是“新宁”的粤语发音。互联网上有人认为邝出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34) (<http://www.fangcun.gov.cn/net/wet10/web/mingren.htm>“聚龙村名人邝其照”),但是出典不明。高永伟在《邝其照和他的〈英语短语词典〉》(《辞书研究》2005年第三辑)中指出,邝的准确出生时间为1836年,广东新宁,这个观点估计是依据采访的内容。不过,新宁“即现在的广州市芳村区聚龙村”的说法有误。

③ “I was educated i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School of Hong Kong and afterwards I was principal of the preparing school” (Interview)。

④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波文书局,1983年,第126页及以后。

⑤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94页及以后。

⑥ 《西学东渐记——容闳自传》(东洋文库)百濂弘译注,东京:平凡社,1969年,第二章(第16页及以后)。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09, Chapter II (p.13ff.)。

tor of schools)^①,罗存德因后来编写《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4 vols., 1866—1869)而名声大噪。目前尚不清楚邝其照是否与罗存德有过接触,如果两者有过交往的话,完全可以想象后来邝其照在编纂英汉词典之际,一定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启发,不过目前只能停留在想象的范围之内。

1870年,容闳的提议得到了采纳,清政府设立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制度。随后的1872年终于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虽说是留学生,但他们还只是10至16岁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在上海接受了为期一年的预备教育后启程前往美国。上文提到邝其照担任预备学校的校长,他的工作正是负责该校留学生的预备教育^②。起初计划每年派遣30名留学生,为期4年,这些学生是第一批。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设在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容闳(纯甫)和陈兰彬(荔秋)任监督^③,随行的中文教习有叶源睿(树东^④)和荣增祥(元甫),由曾恒忠(兰生)担任翻译。从第三批(1874)起,邝其照开始加入这个使团,率领留学生前往美国。这对邝其照来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时年38岁,可以说是为时较晚的外国体验。但是邝其照凭自己的能力在1868年出版了第一部词典《字典集成》,这说明他对英语学自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一点将在后文中阐述。

第三批留学生的监督是祁兆熙(?—1891),邝其照是他的副手。邝其照的成行无疑是因为他的英语能力得到了赏识^⑤。祁兆熙留下了当时的旅行日记,我们有机会可以从日记中了解邝其照的第一次海外旅行^⑥。8月10日从上海出帆,12日驶入长崎港,途经神户,17日到达横滨。在横滨换乘旧金山汽船公司的“日本号”(Japan),于20日早上7时前往美国。在4500吨的“日本号”上,乘客们饱受恶劣

①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122页。有关罗存德介绍,详见那须雅之:《W.Lobscheid小传——〈英华字典〉无序本为何物》,载《爱知大学文学论丛》第109辑,1995年。该论文提及罗存德于1857年5月12日被任命为视学官一事,又提到“1852年4月罗存德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公立学校(Government School)的Inspector(校长)”(第227页),另外还提到“第二年的1853年2月18日抵达香港后,罗存德立即就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邝其照与罗存德有过接触的可能性极大。

② 邝其照《英语汇腋初集》的自序中有“始读书于香海,继授书于沪江”,指的或许就是这件事。此部分内容在著作部分也将论述。

③ 进士出身的陈兰彬经常被安排坐在容闳的上座,而且两人的教育观点相左,因此两人的关系不佳。有关内容容闳本人也有详细阐述,参照《西学东渐记》。

④ 使团成员的名字依据《西学东渐记》。依据后文注解《游美洲日记》,将叶源睿的字由绪东改为树东。

⑤ “and came to this country in the year 1874 with the 30 Chinese students. I wa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one of the two guardians” (Interview).

⑥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11—254页。

天气和晕船的折磨,9月13日终于安然抵达旧金山。旧金山有很多广东出身的同乡^①,也有几个邝其照的亲戚。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邝其照受到了他们的款待。同月20日,一行乘坐火车离开旧金山,27日上午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使团总部设在哈特福德,而将留学生分派到各地的中心则设在斯普林菲尔德^②。30日,每个留学生的去向得到落实并把他们送走以后,监督祁兆熙前往哈特福德的总部。日记中写道,当天邝其照因探望自己的侄子,没有与监督同行,稍晚才到达本部^③。邝其照探望的侄子很可能是第一批出洋,正在美国留学的邝荣光。第一批留学生名单^④中有“邝荣光,广东新宁县,年十岁,癸亥”。

从上海出发时,似乎事先已有安排,即把留学生安全送到美国后,邝其照要跟祁兆熙一起随访其他国家。由于情况有变,邝兆熙不能同行,邝其照于10月6日只身前往华盛顿,从那里去了英国^⑤。

不久经英国回国的邝其照又于次年(1875)作为第四批留学生使团的监督再度前往美国^⑥。在第四批留学生中,两个分别名叫邝炳光和邝国光的学生估计是邝其照家族的子弟,这无疑是邝其照极力推荐的结果。两个孩子同为光字辈,都是13岁。上文提到的第一批留学生邝荣光也是光字辈,若出洋年龄是10岁的话,也应该是13岁,跟前两个孩子同龄。炳光、国光当中的一人不排除是邝其照自己的孩子。目前只知道邝其照有个孩子名叫翰光^⑦。第四批留学生出发前夕,邝其照在香港出版了《字典集成》的修订版。

不知出于何故,邝其照的第二次出访也没有立刻回国,而是留在美国从事教育使团工作,为期3年半。后来,他因为给父母服丧而离职,并开始埋头著书立说。

① 采访中,邝其照明确表示,在美国大约有邝氏门族700至800人。

② 《西学东游记》,第175页,英文版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189.

③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第236页,“邝容阶后至、因访姪稽迟也”。

④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香山徐氏排印本,第17页背面。

⑤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第241页“十月六日乙亥、礼六……午饭后容阶至美京,一点钟乘车往,由此转抵英国”。

⑥ “After that I was reappointed as one of the guardians of the fourth lot of 30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to this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 translator of the Chinese Dictionary Commission in the U.S” (Interview)。最后的“Chinese Dictionary Commission”应该是“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显然这是采访记录人员的笔误。

⑦ 在后来的修订版《华英字典集成》的附录“杂字撮要”中,附有光绪壬寅年(1902)邝翰光的序文。序文中有“先君容阶所著华英字典”,由此推断邝翰光是邝其照的儿子。不过依据“聚龙村名人邝其照”,可知邝其照有六个儿子,依次为敬文、敬昆、雅敬、(四子光燧早逝)、敬涛、敬绍。该段文字的参考资料中列举了《邝氏族谱》,假设这些名字出自于族谱的话,就不能一概否定。那么,邝翰光与邝敬文或许是同一人。

到 1883 年 1 月他接受班克罗夫特采访之时,又过了大约 4 年^①。从第四批留学生成行的 1875 年 9 月开始,邝其照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达 7 年半。邝其照撰写的关于英语学习的著作陆续完成于后半段时期,也就是集中在 1881 年和 1882 年。有人认为邝其照毕业于耶鲁大学^②,笔者尚不能确定。如果他就学耶鲁的话,大概也是服丧期间。但是从使团离职之后,邝其照似乎仍住在哈特福德^③。

邝其照离开美国的确切时间不甚明了。采访尾声,邝其照对于“你准备马上回中国吗?”的提问,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只是谈到是否回国还不清楚,要著作的完成情况,等在中国制作的汉字活字寄回之后,如果有好工作的话或许回国,但是也要看情况而定^④。邝其照提到的著作,指的是《华英字典集成》第三版,这部词典终于在 1887 年出版。

回国后,邝其照的英语能力得到赏识,他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任命,担任总督府的总文案,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为止^⑤。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是在光绪十年(1884),因此可以推断,他在接受班克罗夫特采访的一年多之后就已经回国。光绪十二年(1886)邝其照在广州开始发行《广报》。这是中国人最早尝试刊行的中文报纸,在中国报刊史上经常被大书特书。值得纪念的创刊号于同年 5 月 23 日发行,吴大猷、林翰瀛担任主笔。该报除了在广州售卖以外,

① “I served the governmen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in Hartford, Connecticut & after that time my father and mother died.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s an official cannot hold office when he is mourning. I resigned my position & devoted all my time to my literary work from then until now. Nearly 4 years.” (Interview)

② Henry S. Colin and Harvey Gee, “NO, NO, NO, NO!”: Three Sons of Connecticut Who Oppose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 *Connecticut Public Interest Law Journal*,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Law, Year 2003, Paper 5, p. 10.

③ 《英文成语字典》的卷首中收录的众多推荐词中,有一份收件人写有 Mr. Kwong Ki Chiu, Sumner Street, 日期是 1880 年 12 月,由此可以推断此时邝其照确实住在哈特福德市的沙姆大街(Sumner Street)。

④ “I am not quite sure whether I shall return or not. I am going to complete my book, hav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set up in China and send over here after which I may return if I have a good appointment. It will depend on my circumstances.” (Interview)

⑤ 根据邝光宁:《邝氏谱乘》,1977 年,香港:篁斋图书室刊,第 200 页。不过该书非正式出版没有标明出处,且明显的错误随处可见,因此说不上确凿。但是邝其照受聘于张之洞一事应该属实。另据“聚龙村名人邝其照”,回国后的邝其照跟随邵筱川从事洋务和通商,之后,光绪十一年(1885)被聘至广东。因此,与其说是回国后立即受张之洞所聘,毋宁说是先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人际关系,经过介绍才受聘于张之洞的说法更合情合理。本文支持光绪十年(1884)邝其照居住在上海的观点,依据是王韬在《英语汇腋》初集的序文内容,末尾署有“光绪十年岁次甲申五月上澣长洲王韬序于淞北寄庐”。这一年,王韬结束了 20 余年的逃难生活终于回到了上海。可以想象邝其照在上海直接见到王韬并委托对方撰写序文。《陔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潘孺人传略”中,可见“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季夏三月下澣,余方还自粤东,小住春申浦上,养痾杜门”。(季夏应为季春?)

还远销到广东省其他地区以及上海、梧州,甚至经由香港、澳门远销到了新加坡、越南、旧金山、菲律宾等地。光绪十七年(1891)因刊登的文章触犯了总督李翰章而被迫停刊^①。为此,邝其照等人把报社搬到了租界沙面,以外国人的名义继续发行《中西日报》。其后报纸名称几经变更,经过多番波折,维持至1900年左右^②。不过这期间邝其照是否一直参与经营尚不清楚^③。在广州,邝其照住在芳村的聚龙村^④,聚龙村是光绪五年(1879)邝氏家族从台山迁居的村落,众多清代风格的民居群落保留至今,现在被指定为广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民居当中,据传三、四、十一号楼由邝其照亲自设计并建造,四号楼就是邝其照的故居^⑤。这些都是当地流传的说法,姑且信以为实。遗憾的是,邝其照去世的地方和确切的去世年份都是个谜,因为此后没有有关移居的信息,因此基本可以推断他是在聚龙村的故居中去世的^⑥。

二、著作

1868年,32岁的邝其照开始编纂《字典集成》直到1887年第三次修订版发行,共历时约20年。在这期间,他专门从事英语词典、英语学习书籍的编纂。他对清末英语学界的贡献之大,无人企及。以下以英语学相关著作为主,对邝其照的著作进行粗略的梳理。

① 吴灞陵:《广东之新闻事业》,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1941年,下册,卷八“人文艺术门”所收,第758—759页。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85页。

③ 有观点认为邝其照曾任清朝驻新加坡商务领事及驻美商务参赞助理,但由于没有具体出处,因此本文没有采纳此观点。赫明义:《文字密林中的身影——邝其照与〈华英字典集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20fefe010008j8.html 如果将这种看法比照邝其照生平的话,只能推断邝其照可能在晚年的最后时期任职驻新加坡商务领事,而任职驻美商务参赞助理应该就是生活在美国那段时期了。

④ 位于现在的广州市荔湾区衢口涌。

⑤ 见《聚龙村名人邝其照》。但是该文认为邝其照对民居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年份是1879年,这或许是与聚龙村开村之年相混同,因为1879年时邝本人还在美国。因此,即便这些民居由邝设计,其建筑年份也需等邝其照居住在广州后才能正式算起。

⑥ 《聚龙村名人邝其照》认为其是在民国初年病故。

邝其照的英语学著作

	刊行年	中文书名	英文书名	自序日期
1	1868	《字典集成》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i>	缺
2	1875	《字典集成》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1875.05.29
3	1881	《英文成语字典》	<i>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i>	1880.12.24
4	1885	《英语汇腋初集》	<i>The First Conversation-Book</i>	1881.10.20
5	1885	《英语汇腋二集》	<i>The Second Conversation-Book</i>	1881.10.20
6	1885	《应酬宝笈》	<i>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i>	1882.01.21
7	1885	《英学初阶》	<i>First Reading-Book</i>	1882.08.01
8	1887	《华英字典集成》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1882.11.24

1.《字典集成》同治戊辰年铸,粤东邝全福选著 *An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 Compiled in Part from Those of Morrison, Medhurst and Williams.* by Kwong Tsün Fuk, Printed by De Souza & Co., 1868.

这是邝其照词典的第一个版本,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增补。日本国内唯一的初版藏本在御茶之水图书馆^①。与后来的修订版不同,初版的作者署名为邝全福(Kwong Tsün Fuk),英文书名不是 Dictionary,而是 Lexicon。封面上的中文书名只有“字典集成”四字,没有“华英”。尽管封面上冠以“华英”两字是在第三版以后,但是邝其照本人似乎一直认为正式书名是“华英字典集成”,这一点从第二版的自序中“余曩刻华英字典集成一书”可知。在此,为便于区分,特意不加“华英”两字。另外,邝其照在初版署名全福,此后也没有使用过这一署名。

初版的正文共 326 页,附录有“杂字”“粤东俗字注解”以及“华英句语”。“杂字”部分从天文开始,至外国官而结束,属于分类体的汉英词汇集。附录二的内容是粤东俗字的注解,包括附录三的“华英句语”在内,“杂字”和字典正文中均使用了粤东的俗字,鉴于外省读者不易理解俗字,作者对粤语词汇进行了解释。最后的“华英句语”部分是一个问答式句例集,这里可以看出邝其照一开始就致力于编撰一本实用性的英语教材。这些附录在修订版中进行了大幅增补。顺便提一句,明治初年柳泽信大(退藏)将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 1812—1884)和罗存德的《华英词典》进行训点翻译并出版。在明治三年曾经以这本词典附录中的“粤东俗字注解”为基础进行了改编和翻译,并以《粤东俗字便蒙解》一名出版^②,而这本小册子竟成了日本最早的和粤语相关的著作。

^① 笔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米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 a section of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也藏有此书,但尚未亲眼所见。

^② 明治三年(1870)九月官许,松庄馆藏梓,东京书林冈田屋嘉七发兑。

正如学者指出^①,这部词典主要依据麦都思(Water Henry Medhurst)的《英华字典》,如标题所示,词典编纂的过程中还引用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卫三畏的字典。

2.《字典集成》光绪元年重铸,粤东邝其照选著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from Different Authors, and Enlarg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Last Four Parts, by Kwong Ki Chiu. Hong Kong: The Chinese Printing and Published Company, 1875.*

这是邝其照词典的第二版。上文提到,这部词典是邝其照送走第三批留美学生,途经英国回国之后,又率领第四批留学生赴美之前匆忙出版的。书中有一段简短的自序,日期是“光绪元年端午节”,相当于阳历的5月29日。

该词典正文共344页,附录有(一)杂字撮要(Part I: The most important words selected from miscellaneous topics), viii+152pp.; (二)语言文字合璧(Part II: Word, sentences, notes, bills, letters, petitions etc.), 126+103pp.; (三)水程轮路记略(Part III: The distances by land and water between the principal parts in China and different other countries etc.), 14pp.; (四)中外年表(Part IV: The Chinese chronological tables reduc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Christian eras.), 21pp.; (五)货物税则(Part V: Tariff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 27pp. 其中附录(四)的题签标注为乙亥六月,可以推断正式出版最早也应是6月以后。自序中叙述了修订的大致情况,“其上段之字典略为增减、中段之杂字添入甚多、并广辑语言文字之要者刻于后”。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虽然词典正文的增补不多,但是对附录进行了较大的补充,还增加了贸易业务等实用栏目。

就在邝其照抵达美国之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刊登了该词典的书评^②。书评批评附录的“杂字”使用了广东音,但同时认为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还高度评价了其他附录的实用性。最后还指出,在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学者为增进英语知识所作的努力,是中国今后知识进步的良好前兆。

这部词典出版4年后,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出版了石印的缩小影印版,而在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永峰秀树又根据点石斋的石印本进行训读并翻译成日语^③。与初版相比,第二版的影响甚大。

3.《英文成语字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 To which are added some English Proverbs, and a se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maxims;*

① 见《有关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第7—8页,另见《邝其照〈字典集成〉的谱系》,第31—33页。

②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 7th, 1875 (New Series, Vol. XVI., No. 3488, p. 399).

③ 见《有关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第7页、《邝其照〈字典集成〉的谱系》第36—37页。

a few quotations, words, and phrases, from the Latin and French language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the Chinese dynasties, harmonized with the chronology of Western nations and accompanied with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short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Confucius and of Jesus. By Kwong Ki Chiu, lat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piler of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A.S. Barnes & Co., 1881.)

这本词典于纽约出版时,没有中文书名。这里标出的中文书名“英文成语字典”是在邝其照其他著作的后附广告中出现的,因此可以认为是由邝其照本人命名的。

该词典的正文 794 页,加上附录和索引,是一本长达 915 页的大部头著作。邝其照在自序中描述了该词典的编纂过程。尽管在以往出版的词典中收录了英语熟语,但是定义不够充分,也缺少句例。为了弥补这些缺陷,邝其照参考了《韦伯词典》等一些主要词典,但还是没能找到适合中国人的材料。于是,他单独出版这部解说英语成语的著作,以便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邝其照所指的成语就是熟语,该著作收录词条约 6000,每个词条中采用的句例都是邝其照在美国逗留期间苦心收集而来。对每个熟语,邝其照按照使用频率,设置了(a)(b)(c)等级,以方便学习者使用。这种追求实用性的精神体现在邝其照的所有著作当中。

正如标题页上明示的那样,正文之后,附有英语谚语、中国的谚语与格言以及源于拉丁语法语的惯用语的解释,另附有“中外年表”“孔子圣迹年谱撮要”以及“耶稣事迹年谱撮要”。虽然这部词典主要是为学习英语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编写的,但是在英语词典的历史上可谓开辟了新领域,应给予高度评价。邝其照在本书出版之际,邀请耶鲁和哈佛的校长等当时美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撰写了推荐词,其数量多达 17 篇,均收在了该词典的卷首或卷尾^①。既然是推荐词,大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也有譬如惯用句与俗语的区分不够明确等批评,但是也不乏溢美之词,如该著作对英语母语人士了解自身语言特点也极为有用,这样的著作出自一位外国人之手令人钦佩等。由于本书开启了英语词典编辑的新思路,所以在日本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除了日语版本之外^②,还出版了翻刻本^③。尽管在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迪克森(James Main Dixon, 1856—1933)的《英语熟语辞典》(*Dictionary of Idiomatic English Phrase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Japanese*

① 最后 3 封(日期分别为 1881 年 2 月和 3 月)似乎没赶上印刷,排在了最后一页(第 915 页),而其他 11 封则排在卷首。

② 增田藤之助校订编纂附译:《英和双解熟语大辞汇》,东京:英学新社,1899 年。

③ 东京:国民英学会刊,明治三十四年(1901)以后曾多次再版。

Students) 出版后^①, 其影响似乎被取而代之, 但是这部词典至今对英语母语人士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还被重新复刻发行。

无论如何, 这部著作是邝其照在美期间倾尽心力的一部作品, 充分证明了作者具有极高的英语能力。或许可以把本书称作清末英语学中里程碑式的成果。不过, 这部著作对中国人学习英语有着怎样的辅助还需另当别论^②。

4.《英语汇腋初集》(*The First Conversation-Book, containing common and simple words wrought into illustrative sentences, classified and accented... designed for use in schools.* By Kwong Ki Chiu. Shanghai: Wah Cheung, Kelly & Walsh. London: Trübner & Co. Yokohama: Kelly & C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1885.)

5.《英语汇腋二集》(*The Second Conversation-Book, containing a section on aids to reading; an illustrated list of important and special words; also, extended conversations on one hundred and eighty-nine familiar practical subjects... designed for use in schools.* By Kwong Ki Chiu. 1885.)

这两本书都是会话教本, 发行时期、发行书肆等均相同, 因此在这里一并加以说明。邝其照也在这两本书的自序中写道, “余作英语汇腋二集, 盖与初集递续而互成, 相连而并贯者也”, 说明这两本书属于同一系列。1881 年针对邝其照出版了《成语字典》后, 立即着手编写中国人的英语教育系列 (Kwong's educational series)。该系列著述均出版于邝其照回国后的 1885 年, 因而完成的时间先后只能从自序的日期上进行推断。根据自序日期, 可以认为这两本书是最先完成的 (参照上表)。正如上文提到, 初集中可见王韬的序文^③, 其中写道, “英语汇腋有初集、二集、三集, 由浅及深、由粗及逮精、由略及至详”。而邝其照在初集的凡例中也提到“此书全套共分三卷”, 以此可以推断该系列原计划应出版三集, 最后没能实现。

初集、二集都是先有邝其照的中文自序和凡例, 然后是英文的自序和目录。初集为 xxxxi+247 页, 7 部 (section) 共 256 课 (lesson)。二集则为 xv+406 页, 10 部共 213 课。初集仅有 8000 多个单词, 二集又新增了 765 个单词。如同儿童靠口授学说话, 学习方法着眼于自然学会口语。书中主张只要能开口说英语, 语法自然会搞懂, 用不着去啃许多晦涩难懂的英文书。该书还明确标注了重音的位置, 用连字

① 东京: 共益商社书店。

② 前注高永伟《邝其照和他的〈英语短语词典〉》也强调了该词典在英语词典编辑史上的意义。

③ 王韬:《英语汇腋序》, 另收于《菉园文集外编》卷十二 (字句有所改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年刊, 第 301—311 页。

符分割出了音节的每个部分,常用词语用粗体字印刷等等,可谓颇费心机^①。

此书所使用的语汇采用常见于报端的相对正式的汉语,既不是方言也不是官话,因此邝其照在“凡例”中称会有助于学习汉语的英国人^②。同时他还宣称,日本人也可以与中国人一样,使用本书学习英语^③。

事实上,作为学习英语口语的书籍,本书的结构非常缜密,内容完善。如果认真学习本教科书的话,预计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会话能力。不过,正如该书的英文题目所示,虽然本书的初衷是作为一本教科书(designed for use in schools),但是到底有多少学校采用了这部教材尚不甚明了。从邝其照参与过留学生预备教育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推测类似的学校曾经采用过,然而本书在出版之际,幼童出洋已经废止。

与此相关的一点也值得关注。那就是这一系列的所有著作在凡例的末尾都强调了版权所属。“是书在英美各国享有版权,除此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凡有翻刻者必加追究”,足见邝其照不愧为精通欧美相关制度的洋务专家。同时也可以推断,一味强调版权反而妨碍了这一系列的流传^④。

6.《应酬宝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 Containing Instruction and Examples in All Branches of Letter-writing, Forms of Business-papers; to Which are Added Sections on Punctuation and the Use of Capitals; with Some Pages on Grammar and Spelling, and a Chapter on The Chinese Method of Reckoning Time; Specially Adapted to Self-instruction. By Kong Ki Chiu, Shanghai; Wah Cheung, Kelly & Walsh. London: Trübner & Co. Yokohama; Kelly & C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1885.*)

本书可谓是本系列的应用篇。包括书函实例、收据等商用书面格式以及名片的形式等,是商务人员的必备参考书。书中除了附有馈赠礼品随附卡片的英文范

① 邝其照对自己在此书中所花费心思似乎很满意。在班克罗夫特的采访中还特意进行了说明。“Each word is accented you see (showing).” (Interview)

② 英文序文中可见与该内容相对应之处:“The Chinese which is made use of in these books is not the colloquial nor the mandarin language, but such as appears in newspapers. It is, therefore, a common and easily understood form of the language. For this reason the books will be useful to Englishmen who wish to acquire Chinese.”

③ 同上:“It is also proper to state that these books will serve the Japanese equally well with the Chinese, in their study of English.”

④ 顺便提一下,《英语汇腋二集》在文末介绍了邝其照相关著作的售价。这是一份标题为“邝其照华英书籍减价发售”的广告。内容为:《华英字典》每部银五员正、《应酬宝笈》每部银壹员七角、《英文成语字典》每部银四员五角、《英语汇腋初集》每部银壹员三角、《英语汇腋二集》每部银壹员七角、《英学初阶》每部银六角。香港永乐街利昌隆、上海抛球场华彰号同启。

例以外,竟然还有墓碑铭的例文,这些内容大概夹在邝其照用于撰写字典的参考书里。此外还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助动词、后缀词的说明,共 xxii + 276 页。《英语汇腋初集》的凡例中有“此书全套著成后,余又同时续出二书以备学者所需览。一为《地球说略》载天下各国舆图、区宇所聚、坎坷所通,靡不详记。一为《应酬宝笈》,内载书启禀帖格式、吉凶仪礼等类,于学英文者最关急务”。此书即凡例中提到的后者。而计划同时发行的《地球说略》最终似乎没能出版。正如《字书》的附录中所介绍的那样,邝其照为达到实用的目的,在每一部著作中都下了许多功夫,而本书收录的正是最为实用的内容,可以说是将此目的发挥至极致。

7.《英学初阶》(*First Reading-Book Illustrated with Cuts*. By Kong Ki Chiu., Shanghai: Wah Cheung, Kelly & Walsh. London: Trübner & Co. Yokohama: Kelly & C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1885.)

此书共 x+162 页, 89 课, 是英语初级教材。如同《英语汇腋》, 它明确标注了重音, 划分了音节。此前, 作者曾经翻译过一本英国出版的初级英语读物, 并尝试采取了英汉对照的形式, 但并不称心, 还觉得缺乏趣味性, 也没有插图。因此, 邝其照在出版本书时, 除了精心挑选趣味性强的内容, 还在每课都附上了铜版插图。通过这种做法, 邝其照认为基本达到了目的^①。汉文序文中有“此书之成, 不惜钜费, 将天下各方物产可供采览者, 务雕镂其模像”, 由此可见, 他为制作铜版插图付出了相当的开支。这些插图共有 84 张, 小到一两厘米的动物图片, 大到占据整个页面的图片。从自序的日期可以看出, 本书之所以在本系列中最后出版, 正是因为这些插图的订制花费了些时日。

凡例中有“凡学者当从此卷读毕后、随读《英语汇腋》《地球略说》等书”, 可见邝其照把本书定位在启蒙阶段的必读教科书之列。不过与《英语汇腋》相同, 从本书现存数量不多的事实来推断, 当时的传播并不广。这一点想必出乎编者邝其照的预料。

8.《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from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and Containing All word in Common Use, with Many Examples of Their use. New Edition, Throughout Revised, and Greatly Enlarged and Improved*……. By Kong Ki Chiu., Shanghai: Wah Cheung, Kelly & Walsh. London: Trübner & Co. Yokohama: Kelly & C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1887.)

自序写于 1882 年, 此时邝其照还在美国。从内容上来看, 自序脱稿后不久, 邝其照便接受了班克罗夫特的采访。此时本书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 并寄往中国制

① 《英学初阶》序, 中英文内容基本相同。

版,但邝其照仍在继续修订^①。这次的修订幅度很大,堪称邝其照在美国8年的研究和体验的集大成。本书取消了以往书籍中的粤语发音,取而代之的是书面语的表达方式。修改理由与上述《英语汇腋》相同。本书在序文(英文)中明确表示,“应当指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翻译时运用了简单易懂的汉语,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方言”^②。邝其照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第三版《华英字典集成》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后来多次重印^③。重印本的封面和序文均原封不动地套用了第三版的内容。笔者所见的最新版是1923年香港和盛印务局承印(Printed by Wo Shing Printing Office)的版本,或许还有更新的。

以上介绍了邝其照英语学的所有著作。邝还著有《地球五大洲全图》^④,而其他为人所知的作品仅有收录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五大洲舆地户口产表”一卷以及“台湾番社考”一卷。“五大洲舆地户口产表”与《地球五大洲全图》似乎有所关联,或许就是附在地图旁的表格,目前尚不明确。“台湾番社考”大概是中法战争时期的作品,当时法国舰队封锁台湾,台湾问题急剧升温。法军逐渐把矛头指向广东,而与之对抗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中就有邝其照的身影。

三、小结

清朝中国对英语并非一无所知。乾隆年间会同四译馆编纂的《新华夷译语》^⑤的词汇集中,除了英语,还有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拉丁语等,这些语种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语言收在一起。这一点极具象征性意义,此书正是基于华夷思想,将欧洲语言列入众多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之中。然而要想在新的

① “Now I am revising.” (Interview)

② “It should be stated that in translating the English, the simple and easily understood form of Chinese, has been employed, in preference to any particular dialect, for obvious reasons.”

③ 前注内田论文和宫田论文中介绍了两种1887年刊本、循环日报社1899年刊本和1902年刊本等。不过,两种1887年刊本中,一种无疑是1887年当年的刊本,另一种有增订的刊本没有明确标注出版年份,应该视为后来增订本。

④ 《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页,0019号。“地球五大洲全图:邝其照绘,光绪元年刻印本,未注比例。单幅,彩色,80.5厘米×97厘米。附五大洲各国人口册,各国丁方道里表,各国土产纪要,五大洲水运路程道里表,轮船路程表等。图中简要地绘出世界五大洲轮廓及主要山脉、河流走向”。

⑤ 故宫博物院所藏钞本。英语有“啖咕喇译语”二卷。与其他西方语言的五卷本相比,篇幅短小,错误也多。大概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中没有英国人的缘故吧。Walter Fuchs, Remarks on a new “Hua-i-i-yu”.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8, Dec. 1931, pp. 91—101. 鸳渊一·村上嘉实译:《有关新华夷译语》,载于《史林》,第17期第2号,昭和7年4月,第288—295页。另,有关现状可参照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载于《文物》,1981年第2期。

国际关系中生存下去,英语对打开国门后的清末政府来说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新英语学的构建需要全新的人才,而邝其照就是担当这个角色的人物。

毫无疑问,邝其照的著作以其清新和全面的特点超越了此前的相关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咸丰年间的《华英通语》《英话注解》,同治年间的《英语集全》和《英字入门》,还是光绪年间出版的《英文举隅》和《英字指南》,要么是绝非正统的洋泾浜英语,要么只是英美教材的译本。与之相比,邝其照的英语学著作则截然不同,这些著作是基于独到的编辑方针,凝聚多种创新而结出的硕果,堪称屹立于清末英语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然而,《华英字典集成》以及一系列外语著作在清末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着实令人惋惜。邝其照对清末英语学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附记

本文脱稿后,笔者看到新近出版的铃木智夫所著《近代中国与西方国际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刊)。该著作的第二章“清政府官费派遣留美学生研究”,利用祁兆熙的《游美洲日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该文提及邝其照(第93—95页的注解23)。特别是有关邝其照出使美国前在上海时期的活动的资料,有很多值得参考之处,敬请参照。

(译者单位: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